

山
093.2
13-1
v.6

景印
宋本
附釋文尚書註疏
(六)

3309318
12 JUN 1990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叔既沒

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成王也父卒命

子罪不相及

作蔡仲之命

冊書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

疏

蔡叔至之命○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叙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

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



後者蓋罪重無子百官總已以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聽冢宰謂武

時王崩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

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果輕故

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

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

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

取其名以名新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

國欲其戒之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

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

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殺蔡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

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

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

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

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

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

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

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

遠也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

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

東北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

言也而不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

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

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

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

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

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

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

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

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昨王城四百里至

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

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

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

施肥

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率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蔡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封叔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各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慎祖之德改父之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德惟忠惟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

乃後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心於人無有親疎惟德者則輔佑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吏反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元反注同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

王曰嗚呼小

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歎而勸之欲其念而小

侯于東土。○正義曰。此使之爲謀。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卅家云。蔡仲

卒子蔡伯荒立卒
封即爲侯也蔡伯

孝○正義曰忠施
得爲忠者父以不

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

政○正義曰周公攝政

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

10

定之成王即政之
伐淮夷遂踐滅奄

夷洲之政令吏
叛逆之民以爲王

成王即政初事編反覆正義曰洛

王即政維夷奄國
伯禽伯禽既爲魯

夷徐戎並興魯侯
王伐淮夷魯伐徐

也鄭玄謂此伐淮
篇於此即云未聞

方之篇責戲臣云
王伐紂之後惟攝

三乎哉知是成王
破字蓋以踐其國

云威王既踐奄將
其奄而從之以其數

具君於蒲姑蒲已

卷之四

扶各反馬本作
薄近附近之近
姑告召公使此
冊書告今之亡
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
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
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
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
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
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關不知所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
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以遠於淮夷也○傳言
將至之士○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遷其君而
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
言周公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
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
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仲之命

成王歸自奄

歸伐奄

在宗周誥庶邦

誥以禍福

作多

方多方

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

周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錫京○費音秘

疏

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錫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叙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未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王告殷之諸侯故也○傳周公至錫京○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故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明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

國誓衆曰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
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惟夷爲此故也傳言五月遷至
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備孔悝之鼎銘云即宮
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
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
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
鎬京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
四國多方
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
惟爾殷
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殷之諸侯正
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疏**
周公至不知正義曰周公以
無不知紂暴虐以取
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
者我武王天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
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
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
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
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

多方

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
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
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
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傳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
之正民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
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
紂以暴虐取士欲使思念之令其心奔殷而慕周也**洪惟**
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大惟
謝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
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誕厥**
逸不肯感言于民
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乃
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言桀乃大爲過昏
於天之道迪徒歷反馬**乃爾攸聞**
言桀之惡**疏**
惟
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
至攸聞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爲戒此章皆
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

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之
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為
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
也桀之此惡乃是彼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
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
而云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厥圖帝之
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
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
反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
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
二亂之內言昏甚。重直用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
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
人衆無大惟進恭
德而大舒情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曰
尊敬其能剝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憤勃二反剝魚器交

多

疏厥圖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
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
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
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
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
於治民桀既舒情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
桀命於是桀曰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剝割夏邑者任用之使
威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
既為惡政無以檢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
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
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也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
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
傳言桀至治民。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
眾者君之奉民謂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
敢懈情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情於治民令民
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禮記云言序
而出亦序而八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為貪饕忿
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
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

即叨也。叨，養謂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禁無如之何。惟曰：日尊敬其能，剗割夏邑者，謂性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天惟是禁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
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界，純無亦已大。界，必二反。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天所以不與禁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
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多享，天所以不與禁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惟禁國政。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之所。
為大不克開。
禁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是百端合。疏：天惟至克開。正義曰：天惟禁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禁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禁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禁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

多方

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禁不用，惟夏禁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目。與禁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禁至已者。正義曰：惟禁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慎厥麗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
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以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言自湯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羌呂反。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妙反。注同。殄，遍反。上時掌反。

厥逸

後王紂逸豫其過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

喪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也。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主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則爲狂人無念於善

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

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

紂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

武正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爲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

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紂雖狂愚其念善也紂紂爲惡早

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

緩多年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

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惟聖至滅亡○正義曰

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是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能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

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

須暇於紂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爲

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爲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

少有所移微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

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

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紂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

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爲

民主肆行無道所爲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

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

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

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

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

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父

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

之以爲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天惟求爾多方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以天惟求爾多方之賢者大動紂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

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克堪用德惟與神

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

之王命以正汝疏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

衆方之諸侯將選入代之惟求賢人於汝眾方大動

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

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

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

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

命命我代殷爲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

天惟至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爲

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

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

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

但謂天顧此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

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

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

周以能行美道故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

何事非天由爲美道爲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

道故得當天意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

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爾曷不忱裕之

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爾曷不夾

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

安乎夾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

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

疑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

各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

是汝乃盡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

播棄天命是

周可矣

書卷十七

余文貴

汝乃自為不常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

謀信于正道 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

囚之 訊音信 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要一誣反

倡音唱 至于再至于三 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告我教

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 非我有周

汝君乃其大罰誅之○殛純力反本又作極 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

召罪以 疏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

取誅 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

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

國君矣汝何不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

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

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愛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

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暇汝故曰其安樂今

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後

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

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

棄天命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

道故為背遠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

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

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

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後乃復有不

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至再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

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

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正義曰我今何

敢多為言誥而巳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逆

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

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

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傳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

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諸國疎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

責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

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

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暇汝故曰田宅

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

周家

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
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
人以營田求食謂之政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
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
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
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
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
云告之以文辭重之以武帥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
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
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
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
此雖摠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傳再謂
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
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履不靜之事王
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
方與衆多士
今爾奔走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
謂所遷頑民殷衆土
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
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臬魚列反馬作臬

長丁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

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為不
和汝有方多士當

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爾尚不思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汝無幾不自思入於凶德
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

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

田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
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

音院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賜汝言受多福之作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
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疏曰王

鳴呼猷至大僚。正義曰王言而歎曰鳴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汝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汝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當和之。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無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得反本土長得勤政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隣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無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二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

後方

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閔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然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閔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簡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

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

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王曰嗚呼至爾徙之。頗破多反探吐南反辟四亦反。疏王曰嗚呼至爾

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
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
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
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
王數至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
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傳若爾
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
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
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
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
惟祇告爾命
惟敬告汝吉凶之命
又曰時惟爾
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于和道故誅汝汝初不能敬
解所以再三
加誅之意
疏
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
汝者不惟多爲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
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
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
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告者
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誥一

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無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直
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
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
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

言用臣

政故以

名篇

立

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

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

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

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

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長丁式

周公曰嗚呼休

茲知恤鮮哉

得其人者少。鮮息。疏。周公至鮮。

曰王之大事在於在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
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
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王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
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
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
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
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便得人周公既歷
言此官復言而數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
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占至不恤。正義曰周公
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故令
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茲王若公
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出而立故呼
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
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為於時周
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
辭。傳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威戒者
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
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

立政

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
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
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暨言官人知綴衣
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結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
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
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貴獸是以武力事王者
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又言官
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傳數此
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數此五者立政之本
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數其
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數之知憂得其人者
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其人者少也。古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

于九德之行。禹之臣昭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右矣曰宅

如字徐

下孟反

乃事宅乃牧宅乃准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

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故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

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一居無義民大罪宵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

之禁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住所委任疏古之人至罔後正義曰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猶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

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爲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

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職事修理乃能

世政

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逐其國乃爲治矣及夏

未年桀乃爲天子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住所委

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

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天○正義曰經言古

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

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

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禹爲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

考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

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

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傳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傳知天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内外之官及平

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相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之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正義曰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佐以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入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入於衆官賢入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之也與孔不同

力之反耿工過反徐工讀反又工丞反下同王注况反乃

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

柔正直三德之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嚴惟不式克

用三宅三俊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

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疏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

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憂

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

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

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

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

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

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

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桀

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

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

○傳湯乃至明德○正義曰皋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

陳德錄

五年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修之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

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祭服所以與成湯紂惡所以

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

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

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

能敬事上天無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紂之至之

心○正義曰紂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

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

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

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

內采蔽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

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在人已下三毫厥尹已

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于述

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

立政

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辨之知賢

入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

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

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

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

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

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

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維大雅皇矣美文王之

伐言是類類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維大雅皇矣美文王之

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立政任人

準夫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虎

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

勸契苦計反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慎擇其人

况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太史尹伯庶常

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

司徒司

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

夷

微盧丞三毫阪尹

蠻夷微盧之衆師及毫人之婦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

長皆用賢

疏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

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

下歷舉官各言此官皆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

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皆官雖小須直擇其人乃至

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眾府藏之吏亦須

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况乎大

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

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况遠臣以小官况大官既以近小况

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

眾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

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

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師與三處毫民之監及阪地之

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為之也

傳

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效法也

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

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

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

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

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

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

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

由繹之茲乃俾又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

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

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

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為

校人屬官馬一十二疋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

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大僕也虎賁大僕皆下大夫也

此三公六卿亦為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

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

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至擇人。正義曰諸官

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

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

書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損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

以見殷漢之等諸夷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推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片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陰故言阪尹蓋東成皋陶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古書二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言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眾言及眾刑獄眾當所慎之事

又如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字

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之事文王

武此

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

事其

主養人之官用能後有德者既任用後人每事委之文

王無

所兼知於眾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眾獄斷

罪得

失文王亦不得知也眾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

惟慎

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

用違

法眾刑獄眾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不知於此惟委

任賢

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

宅三

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

乃能

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

賢○

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無言也是訓則稱譽

之事

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

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

厥義

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無安天下之力不率惟

取廢

其義德奉導父道○救亡婢反

謀從

容德以並受此不不基

受此

大大之基業傳疏亦越至不基○正義曰亦於武王

之子

孫○傳直專反疏○傳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

之功

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尊循

者惟

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

業謂

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正義曰以

言並

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諸從

寬容

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目共其有故言並受且

王為

天子臣為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

嗚呼

孺子王矣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

其立

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

乃俾

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

下之

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相我受民和我庶獄

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

言不可復變。○相如字馬息亮反。自一話一言我則

末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疏

言政當用一善善在

釋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語戶怪反。以治我所受之民。○語戶怪反。禹湯文武乃復指成王焉呼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雖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華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摠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

治願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訟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後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言云自用也。言也。舍人曰言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言善之言也。然則言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左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願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為終。言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傳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善。故言為美。○傳言

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

數所受賢聖說

以告稚子王矣。○推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

庶獄庶慎惟正是之

文子文孫文王之孫從今

衆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

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

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 疏鳴呼至俾

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曰已受賢聖人說禹

湯之美言皆以告諸子王矣王宜依所傳之繼續從今以往文

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衆所傳之事惟當用是正

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咸陽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

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

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

之○傳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

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

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國

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 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

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儉息廉反徐七漸反

本又作無馬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

儉利倭人也

吉士用勩相我國家 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 疏 國

至國家○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

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此儉利之人

不顧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肅繼續

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儉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

力治我國家教王使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告文

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子孫言稚子已即政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爲王矣所以厚戒 夫 獨言衆獄有司欲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

迹 其當能治汝我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 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狄無不服化者乎 以觀文

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見祖之光明揚父之

大鳴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能用賢才為常人不疏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則政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設於衆治獄之官當慎刑也惟我所以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焉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數曰鳴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不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獨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隼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傳方四至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

正政

者即詩小雅云夢蕭澤及四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告太史念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必二反又知字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大典有發置官人之疏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順其制故告之○行如字疏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發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念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念生以溫為司寇是念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法至告之○正義曰

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之法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

言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

人之

疏

成王至周官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

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

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

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

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

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

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殷之事

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

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記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傳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服，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之是說用人之法。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之是說用人之法。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六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六服諸侯奉承

同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疏：惟周至治官，辟必亦反治，直更反下，至冢宰經注同。疏：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故王發言之端也。傳：即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任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三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寧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入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太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所最近，舉近以言之。

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傳：四面至言多。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夷，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皆之於夷狄。

羈縻而巳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解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各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王是董得為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

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疏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憲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

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

之思患而預防也易既濟卦象辭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長丁文反下官長助長並同庶政惟和

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夏商官倍亦

周作

克用又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明王立政不惟其

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疏曰唐虞至其

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外主太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

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眾政惟以

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兩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

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

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道

堯至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

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則君臣之興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末知其

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則王若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

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

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

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

云華十一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
長益饒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傳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
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
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
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
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今予小子祇
勤于德夙夜不逮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逮音代
解佳音反音大計反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
順訓其官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傳傳相天子保
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
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燮素協反相息亮反官
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貪惟其人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公名曰三孤特出言卑於公尊
於卿特置此三者○少詩照反下同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副貳三公弘大

之教以輔我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

太宰王國政治統理百官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

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小大皆協睦○擾而小反徐音繞

宗伯

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

吉凶賓軍嘉五禮以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

司寇掌邦禁詰姦

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惡時獄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民

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

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

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倡尺

疏王言今我小子嚴明於

德雖早夜不懈念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

順順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亮舜之官準觀行

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傳師天子至聖之○正義

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錄其事而為之各三公皆

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德

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三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

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

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讓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

亦同爾以貳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在大

○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攝引周禮為之總目或據

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

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

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冢冢言大進退異

名也百官惣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家冢者大之上也

山慎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

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

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

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為四海及傳辨之均平四海

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

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

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

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

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和則民

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學禮教誨則民

不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

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

節則民知足十曰以出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

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

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

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

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

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

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

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內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

廟官

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
職掌之文又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
諸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贊以等
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正義曰
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
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焉焉犯
則青之賊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
則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殺之
犯令陵政則杜之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秋官至暗殺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
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
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
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司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
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
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
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士○正義曰周禮冬官主小宰職云
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
云事職掌百工器用未邦弓車之屬與此主上居民全不相
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

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上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
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
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各以其土生百穀故曰士也周
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君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為急故也
六

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又六年主乃時巡考

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

虞帝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朝于四方諸侯各

大明考績六年至黜陟○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

黜陟之法疏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

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

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嫗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

四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
見其貢貨物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二年左傳
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
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有亡
之道相由是興論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朝會十二年

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
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
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
也故向盛陳此法以釋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故向安說齊
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
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者當時之人明
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
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
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數見曰同時見數見不云年限時見曰
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數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
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哉向安說也計六年大集
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
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傳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
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
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
如虞帝巡守然攝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

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周官

大夫以上數而戒之使敬彼所司慎故出令從政之
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政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
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城私學古入官議事
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
洛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政為
義典常故事為師決無疏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言而
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數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
夫已上有職事者政等皆敬彼所主之職事慎故所出之號
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
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
矣李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
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政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
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有官
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
有官君子是大大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
出令故慎故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既出口必慎行之令而
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

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傳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三十一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李而後入政未聞以政李者也言將欲入政先李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李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勅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李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反。疏。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下註同。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格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李如面向牆無所親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恭儉惟德無載爾偽。言當恭儉惟德以行。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推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厓。賢能相讓後又在官所以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勝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既大夫哉。爾有官亂爾有政。數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以佑乃辟永康北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

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近附近之近。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遷以

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毫姑言所遷之功成亡。極其父反**疏**周公至毫姑。○正義曰：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極。又周公徙奄君於毫姑，因言毫姑功成，史叙其事，作毫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毫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毫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極，以葬畢之義，乃用毫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

奄君已定於毫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

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作君陳

作書命之君陳。臣名也，因以名篇。鄭註禮記云：周

公之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

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監工衛反。

昔周公

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言周

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

惟民其乂

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慈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

疏

周公至君陳○

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北東郊成王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持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管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為周之東郊也○傳臣名至名篇○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也鄭玄注中書云君陳蓋周公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傳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所聞之古聖賢

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

爾尚式時

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

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致音茲

疏

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入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

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

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爾其戒哉爾惟

風下民惟草

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

圖厥政

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

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發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音亦度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于外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數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

明於世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

威無倚法以削

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從七容反

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

厥中

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

如字或下仲反斷丁亂反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

止辟乃辟

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徂于姦宄敗

常亂俗三細不宥

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

○徂女九反

疏王曰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

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

法制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爲褊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

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

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入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

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

也○傳汝爲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

遣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傳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傳習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徂復也孫炎曰徂復為也古言徂復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徂習於姦尤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人有頑器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人為責備于一夫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簡厥修為大欲其忍耻藏垢。長誅文反垢工口反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否方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有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爾無至不良。正義曰民者真也當以斯教便為善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

頑器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為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使為善也物有遷變之道故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必慎所以示之從其所好故主人主不可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從其所好。好呼報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惟予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長如字疏惟民至末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長如字疏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

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

二公為二伯中率諸侯

相康王作顧命

臨終之命曰顧命○相息亮反顧工

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疏

成王至顧命○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

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叙其事作顧命○傳二公至治之

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

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

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

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為之隱五

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指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

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

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

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仕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

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為語

也

顧命

實命羣臣叙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惟四月哉生魄

王不懌

成王崩

年之四

類水相被冕服憑几

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洗盥類面

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王几以出命○洗他刀反徐音

逃馬云洗洗髮也類音梅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類馬云類類

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同憑皮水反下同說文作凭云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

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徒冬反

疏

及諸御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千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旃冕已下叙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晉命群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揆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揆命群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澤。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與敬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

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六自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洗頰張本耳。傳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洗頰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頤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濯請頤頤是洗面知洗為盥手言永謂洗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鄭以為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群臣大發大命以文王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觀禮王服衮冕而有王几此既憑王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黻象前南向設左右王几是王見群臣當憑王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卿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卿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

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彤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卿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擔言嗣茲子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昔君文王武王宣重我詳審教命汝○瘳勅留反

光莫麗陳教則肆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肆徐以至反又以

制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為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又勅勅反馬本作詞云共也斥昌亦反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必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政○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度邦言當和和近安小大衆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非危之事○王曰至非幾○正義曰王召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

日益生至言病困已甚病既又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
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故等昔
先公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
勤勞矣文王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成
其大命代殷為主至文武後之同推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
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
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
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
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
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
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
善汝羣臣等思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
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
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傳病日至命
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編於身體困甚也已久
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
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
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忽略○正
義曰孔讀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
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

死也茲既受命還

此群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

出綴衣于庭越

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帷帳羣臣既退徹出帷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

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幄音容本亦作牖首

毛又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

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

之外

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

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

宅宗

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

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

度傳顧命於康王○度舊音杜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

疏

茲既至冊度○正義曰此

群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

入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憂居為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群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事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傳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衣綴衣則綴衣是黼衣之類黼衣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之類黼衣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帳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帝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然則

幄帳是黼衣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衣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衣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傳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

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
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為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
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史
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
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右憑玉几宣成王
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
同祭饗皆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為相則召
是法度
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
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反供音恭
衣狄下士衰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戶牖間復設帷帳象平生所為○
所為○音甫徐音補於豈反屏步經反畫胡卦反
牖音酉復疏越七日至癸酉○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
扶又反○則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
欲傳命布設之士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
王之所乘者陳之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
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
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
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
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

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
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以
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以上殯斂皆以
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
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
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為棨
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棨及
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
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
亦云命士供葬棨之材○傳狄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
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
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
官云牖戶之間謂之棨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棨郭璞
曰窓東戶西也禮云斧哀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
有斧哀形如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績之
傳黼哀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績之
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棨地故名此物
為黼哀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哀惟幄帳者象王平
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哀綴衣則四坐皆設之
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

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王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牖間南

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篋桃枝竹白黑雜綵緣之華彩色華

王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嚮許亮反篋眠結反馬云纖弱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弱華綴雜彩有文之具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底之履云馬云青蒲也弱音弱華音平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亮彩色為畫

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弱竹玄紛黑綴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夾工治反徐音煩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筍箬也徐云竹越子竹為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綴音受

越王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此列王五重文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王馬云越地所獻王也重直

容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琬之珪為五重○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削音失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何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玕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雅於用反本亦作邕

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鼗扶云反注

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允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允徒外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音恭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向○阼才故反向許亮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

容

命

顧命。塾音孰。一疏。牖間至漆仍几。正義曰。牖謂窓也。音育。重直用反。几筵云。几天朝觀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衣。衣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衣。彼言衣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筵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數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衣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几。優至尊也。傳箋。桃至之坐。正義曰。此筵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幾。席。纖弱。平。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

命

疏

三十一

黑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為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觀禮天子待諸侯。設斧衣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衣。彼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坐。正義曰。東西兩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窮。平孔以底席。蒲窮。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窮。繭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蚶。餘蚶。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具。飾几謂用此。餘蚶。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然。哺間。是見羣臣觀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

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
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
陳避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傳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符籬郭璞云今之西方
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葦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
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
帝莞鄭玄云豐帝刮凍竹帶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
彩色為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
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
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傳西廂至質飾
○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房東夾坐東房東夾室然則房與
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
夾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
之釋草云荀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荀是荀為弱竹取
荀竹之皮以為席也然則紛綬一物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
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
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
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
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
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

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為下摠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
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
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
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
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
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
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
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
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
玄云避用時也穎銀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銀削用把削似
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刀削吳錄稱
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與治孫策策引白削斬虎與體動
曰我見刀為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
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刀
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
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
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主為二重
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與端云琬圭以治德琬圭之主為二重
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
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皆度尺二寸者凡

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
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文禹貢雍州所
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
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
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珠也夷玉東北之珣玕
珎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
孔器名之。釋也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珎焉東方
寶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
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
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
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有
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
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
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
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壁玉入之所貴
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
及典謨皆壁代傳寶之此正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
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亂

顧命

國至坐東。正義曰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
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
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
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閭
爲渠大小如車閭其貝形曲如車閭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
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
至此未父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
西夾之前已有南向而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
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傳允和至夾室。正義曰戈
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允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舜
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
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允和之所作則不
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
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
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
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
之制有左右旁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
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五
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
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

圖河交

書疏

十三

下必是王輅之次故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東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王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王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輅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輅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王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雖得經之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謂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

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五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衮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則出大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土衛殯與在朝同故雀弁惠三隅示路四

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一

人冕執鉞治反祀音侯徐音士廉力占反校也一

人冕執鉞前堂之二人冕執鉞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

于西垂殘瞿皆戰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一

人冕執鉞殘音達瞿其俱反徐音瞿一

人冕執鉞立階上。銳以稅反疏二人至側階。正義曰禮大夫服冕

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
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
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故使大夫為之先門
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
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
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
后氏出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
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入夾兩
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
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傳士衛至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
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弁也鄭玄云赤黑白雀言
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
與冕同所識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弁
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此人執兵宜以章為
之異於祭服故言雀弁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
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章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畢
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
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
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

命

隅矛統亦矛也幾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鈇屬者以劉
與鈇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
各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
宜芟刈戈即今之勾子戟劉蓋今鐃斧鈇大斧幾瞿蓋今三
鋒矛統亦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
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
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亦黑也孔以為
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
亦士也堂廉曰祀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
稜。傳冕皆至前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
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白堂謂序
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於東堂
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幾瞿
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
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
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
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傳統矛至
階上。正義曰鄭玄云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
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此下
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此一階而已側階特也王麻

冕黼裳由賓階降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取當主

卿士邦君

麻冕蟻裳入即位

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綺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

之故奉以奠康三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

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

進康王故同階

王麻至冊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人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

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

是大宗之屬而先於太史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礼主以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

禮命

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

羣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

衮冕此礼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

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

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

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

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

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言貴文故稱之礼君

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

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礼大夫亦與焉舉卿士為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礼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蚘蟥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礼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士邦君北面鄭玄准據經卿士邦君之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亦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

以形爲鑪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
卿也。傳大王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
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
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東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
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摯大圭執
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摯於紳帶是
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
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
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
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
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
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
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
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瑁彼圭頭若大小
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爲作知諸侯信與不信
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
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
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
等也此謂惟冒圭耳不得冒瑁瑁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

得而開之也昨階者東階也謂之昨者昨云冠禮注云昨
階也東階所以各取賓客是其義也禮以事親於西階
而南吉事親於東階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
東階用昨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
宗其父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
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瑁明解當同於賓也
。傳太史至同階正義曰訓而爲進太史持策書願命欲
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而猶階也王此時王上賓
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賓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孔雖以飾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而北可知也篇以願
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願命策書東王之意曰皇后憑玉
言亦是願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願命
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
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
重因以託戒。憑皮冰反**臨君周邦率循大卞**是用
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燧**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
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荅揚聖王再拜興荅曰眇
眇言用和道和天下用荅揚聖王再拜興荅曰眇

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忘天威言

敬我後末小子其能如父相治四方以敬忘天威言

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肅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王

以臨君周邦率羣臣肅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

武之大教叙成王之章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訖

戒正義曰言肅王凡所道以示不惑王凡則不能言所以

道繼父道為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成也○傳冊是

至大法正義曰下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

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

三宅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

○宅此錄反字亦作宅又音姑徐又音託又音夜反上宗

說文作託丁故反莫爵也馬作託與託文音義同

曰饗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盥以

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先異同實酒秉璋以酢

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宗人小宗伯佗太

○酢才各反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宗人小宗伯佗太

人供太保拜曰已傳冊命故授太保受同祭齊既拜

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齊既拜

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宅授宗人同

拜王答拜王答拜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太

保降收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疏乃受至降

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極西南東

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唱以

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肩授宗人王乃執同就

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曠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

如前祭几前祭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

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宿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讀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齊至

饗命

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賓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顧命訖王則答拜拜極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極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而齊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極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極後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藏器物。傳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禮成於三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二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爵酒於神坐也每一爵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姓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

顧命

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讀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齊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籩正義曰上宗讀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籩既飲皆反於籩知此下堂反於籩也。傳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入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瑱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號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贊太宗執璋贊謂亞獻用璋贊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是以見王拜也。傳太

保至相備 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
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更受福酒齊
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於齒示飲而實不欲也太
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
其意於太保言齊至齒則王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上
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傳太保至所白 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
之處足不移為辨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
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願命事諸侯出廟門侯
畢則王受頌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諸侯出廟門侯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疏諸侯出廟門侯
疏故曰肅待王後命○虞昌呂反疏正義曰肅門謂路
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
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肅門而已以其在肅行事畢
畢出於肅門不言
出肅門即止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

尸王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二字

遂誥諸

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

康王之誥

侯之見

疏

康王既至之誥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諸侯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一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

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王出在應門

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率其所掌諸侯

隨其方為比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位皆北面賓稱奉圭兼幣曰二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

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藩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陳壤奠也所出而奠奠也。壤如土

反見賢遍反下同藩方表反朝直遙反喪息復反音至皆再拜執王義嗣德

太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也盡禮也康王以義疏王出

拜正義曰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

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

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

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

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藩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

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拜贊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答諸

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與知

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盡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

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

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

眾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

方此而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

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

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

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

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

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

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主亦享王之物下言奉主此不陳主者主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莫費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稱謂舉也舉奉主兼幣之辭以主帶奉主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莫幣拜者皆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藩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眾非徒主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政執壤地所出而莫費也然舉奉主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費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誓首施之於祿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二字史言王各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各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誓首
軍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

陳戒不言諸

侯以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天

改大國殷之王
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命謂誅紂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上之民本其所起。姜辛父反馬云道也
惟新陟王畢協

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

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戲音堪遺唯季反註及下同施以威反
今王敬之

哉
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祖之祖寡有之敕命。壞音怪
疏
太保至寡命。正義曰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誓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

成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家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為
冢宰。伯為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伯成進為
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指者。指之使俱進也。大
保指羣臣。羣臣又報指太保。故言相指。動足然後相指。故指
指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曰。姜聲近獸。
故訓之為道。王肅云。姜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
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
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
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
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
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
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叙歐陽大小夏侯同為
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
命。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
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底至齊。馬讀
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絕句。信用昭
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
天下。言聖德治。底之履反。則亦有熊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
有勇猛如熊羆之

康王之誥

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熊音雄。羆彼皮反。用端命于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
國王天下。界必利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
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尚胥既。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
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
之道。安故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休備之。雖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之為諸侯。汝心
士勵朝臣。此皆諸
侯。督丁木反。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蓋當各
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
之蓋。尋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疏。王若至子蓋
侯既進。成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
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

道其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
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
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
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
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
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
侯者樹之以為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
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伯父
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故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
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故身在外土為國君故
心常常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
怠以遺我維子之羞尋推子康王自謂戒令臣已也。傳
順其至見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
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
此惟四服不言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
亦略舉之矣。予一人制。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
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正
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
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王手之語

○傳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
道王肅云立天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正義曰朝禮
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
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
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
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
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語並諸羣臣諸侯
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
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故身在。羣公既皆聽命相揖
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王釋冕反喪服脫去黼
喪服居倚廬。疏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
○去羌呂反。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
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
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以命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

別分

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別彼列反

作畢命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

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

周之郊境史叙其事作畢命。傳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

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

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

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

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

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折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月庚午肫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肫晉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憤反

越三日

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肫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

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朝直遇反鎬戶老反

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

釐東郊

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釐東郊得所。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

呈反

疏

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肫然中明也於肫後三日

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眾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康王至

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

日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東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

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

云肫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肫者

王若

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

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敷告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

之用能受殷王之命。大音秦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
先王安定其家比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言周
厥訓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
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虐予一人以寧言殷民
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虞之事我天子用
實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
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
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
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
衡反惟公赫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
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
師法。嘉績多子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
懋音茂

畢命

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
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
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
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
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
故遷於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
三紀入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
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
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
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
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
其德也。傳王順至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
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
君陳也。傳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
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
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
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
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
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

國可交

書疏十九

七

袁璽

年曰紀父子易人爲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
○傳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
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
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
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不可以其統善謂善
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
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
慕民無所慕則變爲惡矣毀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
以風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
言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善
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
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
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
率天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正義曰先
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
事盛言之重
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
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
言非周公所爲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

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

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了但反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

固封守以康四海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申畫郊圻慎

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商俗

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

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疏王曰至念哉○正義

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服反疏曰王更數而呼畢公

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公其往爲之

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

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惡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為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惡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效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與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畧界畧雖舊有規畫

而年出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界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殺民利口餘風。我聞曰世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曰世

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德。故化奢

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此殷衆士

怙恃奢後以滅德義服飾過制。驕淫矜侈將由惡終

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音戶。驕淫矜侈將由惡終

雖收放心閉之惟艱言般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

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開導其心惟難資富能

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

于何其訓以富貴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德

順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

立信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

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

能成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

氏三君合心爲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治政化治

命

治直吏反施始或及浸手鳩反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

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

又而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

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子

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曰

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爲政無曰不能罔曰民寡

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疏我聞

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持富驕恣少能

簡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於能自脩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而防閑之惟大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驕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進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自謂奢後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服勝人也。傳言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於僭不覺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斂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

惟作君牙

臣名

君牙

遂以其名

王若曰：嗚呼！君

牙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

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

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

惟予小子嗣守

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

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

心之憂危，若

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

○蹈徒報反噬市疏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制反陷陷沒之陷。

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疏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脊音旅。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疏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

民。今有法則，累疏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疏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暑

雨小，民惟曰怨咨。疏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疏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疏天不可正，民猶然

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疏今命至乃寧。○正義曰：繼大業

民乃寧。○易以政反。疏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大司徒，

汝當作我股肱，心齊言將仕之如已身也。繼汝先世父祖之

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

教，用和天下兆民。今有法則，凡欲率下，常先王身汝身能正

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

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

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正，民

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為治

不遠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正義曰：股足

也。肱，臂也。脊，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

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齊為體，以見四者皆

體，非獨脊為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

舉四體，今以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剋剋武夫，公疾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正義曰：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嗚呼不顯哉。文王謨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歎文王所不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啓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文王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爾

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

配於前令疏鳴呼至前人○正義曰王又歎言鳴呼大是

名之人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

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

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

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

令其順先王之道司古之大賢也○傳言武王至承奉○正義

曰文王未克殲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

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

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

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

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

邪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治亂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

則民亂○治直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巳汝必奉而用之則民治廢之

更反下註同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父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疏王若至有父○正義

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

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巳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

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伯罔臣各也大僕長太

字亦作嬰長誅文反作罔命罔命以罔見疏穆王至罔命○正

各伯同者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問
命○傳伯同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
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大僕故以為周禮
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
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御中
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
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稱僕
龍少帥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
密昭故此經云汝無昵於伶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
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故在太御
之下故以太御為長太僕雖掌燕朝王若曰伯同惟
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順其事以命伯同言我不能於道德
繼先人居大君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之位人輕任重
言常懷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
究其過悔○休勅律惕他歷反
昔在文武聰明齊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

○疏五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代反 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禦 從才用反註及下註侍從同
入起居罔有不欽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疏 王若至咸休○正義曰
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入輕任重終
常懷懼心內休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免其愆過昔在
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
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
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
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
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
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
休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屬訓危也言常懷懼惟恐
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正義曰

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
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

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
繩愆糾謬格其非

心俾克紹先烈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
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

必爾疏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入無善亦既
反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

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

謬格其非妄之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

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侍至功業○正義曰木不

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其愆過則彈正之有錯

謬則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狂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

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

此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其欲

教正羣僕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

無敢後為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親疎皆當勉汝君為

德更代修進其所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

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婢絲反疏今予至吉

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往反諛徐以朱反疏今予至吉

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

勉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

僕官之長常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選其在下屬官

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欲其至慎○正義曰作太

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曰作太

僕僕雖官有大小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

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後為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御金輅道僕

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

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

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

下臣下鈇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

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闇可也

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
善為顏色以媚諛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為
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
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
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僕臣
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僕臣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

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君之無德惟臣

善惡專在左右爾無咎于恤人充耳目之官迪

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恤人充耳目之官迪

王之法也昭文乙亥檢息廉反徐七漸反非人其吉惟

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若時瘝厥

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

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鳴

呼欽哉求弼乃后于彝憲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

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命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

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贖音蜀注及下同作呂刑呂刑後為甫侯故

天下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

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

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侯至司寇正義曰

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

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傳呂侯侯至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土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事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國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其虐

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侯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隨時制宜刑罰所以出輕出重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棗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成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侯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侯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若叔震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燕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老耄荒申呂雖衰呂即甫也。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老耄荒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老耄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書本亦作顧模模反。度作刑以詰四方。虞時由所宜訓作贖

民。○變待洛反。註同馬如。**疏**。推呂至四方。正義曰。海呂字云。法度也。諸趙一反。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出所宜作。夏竦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北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曰。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王曰。若古有訓。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罔不寇賊。**蚩天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罔不寇賊。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矯上命。

若國有之。亂之甚。○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苗

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

言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殺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

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劓。點。

三苗之主。頑凶。若戮無辜。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極陰惡。而以加無辜。戮曰五虐。○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劓。丁角反。點。其京反。

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惡。

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惡。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

詛盟。

三苗之民。漬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焚焚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盟。罔之約。泯而忍。反徐音。

民焚方云。反徐扶云。反覆方。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皆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

虐威庶戮方。

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

惟腥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以威遏絕苗民無出在下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

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出在下國也疏王曰至在下

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

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造始作亂惡化流相染易延及於

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

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究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

以取人則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

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

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

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則截人耳割截人鼻割截人陰割人

而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

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慚及無

罪者也三苗之民慣讀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泯爲

勢勢同惡小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

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

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

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

堯哀矜衆被戮者不以具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

民使無出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

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

造始作亂其事往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

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

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

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

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

紀云神農氏出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

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

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

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皇帝所伐者漢書音

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無人之貪者諸談不同

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

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
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
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
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
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
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
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李蚩尤為此
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
當少昊之末九黎李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其
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
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
賊羣行攻劫曰寇殺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鳥梟貪殘
之鳥詩云為梟為鳥梟是鳥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鳥梟貪殘
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鳥梟是鳥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鳥梟貪殘
固而言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正義
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
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李蚩尤制之用五
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
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
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

三苗

復九黎之惡是異出而同惡也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
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
興又誅之堯未又在朝舜臣堯又實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
與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苗之德故著其惡而謂之
民孔惟言異出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
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
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者就此
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詰云淫大也
於是為大為虐人耳鼻稼陰黥面苗民為此刑也稼陰即官刑
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成康叔云無或劓刑人即周世
有劓刑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
云刑斷耳劓截鼻稼謂稼破陰陰為黥點人面苗民大為此
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
截之稼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領孔意或亦然也。傳三
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讀謂慣
讀苗君父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民民相
以之意勢勢擾擾之狀民民為亂習為亂也禁禁同惡共為
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
君子屢盟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
之以此無中於信反皆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正

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更惡告也天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與使無出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寬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釋立其於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無出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義黎義和出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名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抵不至於天明不相干。重直龍反。黎力。羣后之逮在下明明。蔡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蔡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言堯監苗民之見怨云清問馬。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則又增修其德行威。

則民畏服明賢則德。疏。乃命至惟明。正義曰三苗亂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也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以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取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也。傳重則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顛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舊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王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同天屬神同地屬民令神與天在

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以祇因妄改使誤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顯顯命之鄭玄以皇帝哀於庶職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顯顯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顯顯與堯再誅苗民按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楚苗非一物也顯顯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為不厭楚語言顯顯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義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名焉○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德則又增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呂刑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

降播種彥農殖嘉穀教民下土曲禮教民而所以法禹治

教民播種彥農殖嘉穀教民下土曲禮教民而所以法禹治

反下同馬鄭注皆音慈馬云智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祈

丁亂反三后成功惟殺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言伯夷道民典禮

以教民為祇德○祇止而反疏乃命至祇德○正義曰

伯夷禹稷憂勤功於民使伯夷下禮曲禮教民折斷下民惟以

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

以教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土官制餉百官之姓於刑

之中正以教民為祇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

非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

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與伯夷主禮

典教民而所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正

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者既死其名或咸
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
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
此即所謂堯命三君受功於民要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
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食食乃能行禮管
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粟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
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
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刑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教
德。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
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
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
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臯陶作土制百官於刑之中
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借不濫不輕不重助成
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故德行禮也。穆穆
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躬
行教教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
然教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乂于民棄棄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

刑

於民補成常教。疏。穆穆至棄棄。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教
○治直吏反。○於民補成常教。疏。穆穆至棄棄。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教
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
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得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補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
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
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
彰著於四方四方皆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傳天下至常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
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
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
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
治於民補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典獄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慈非
行。○賂。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
來故反。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
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
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

國可交

書疏卷之九

二十三

余添

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

主政與欲謂諸侯也非汝惟
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

罔擇言

言苗民無肯
選擇善人使

斷制五刑以亂無

苗民任奪貨殺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紮其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堯絕其出申言之爲至戒

觀乎其所觀者非是伯夷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

法受今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

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
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
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使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
無罪之人上天不繫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
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言當至法
之。正義曰伯夷典禮皋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
皋陶而今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
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
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正義曰
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
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
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
。傳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
罪是亂也獨訓繫也天不繫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
行罪惡不繫。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戒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
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聽如

備一

字又他經反少詩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
不動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
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音曰天齊于民
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
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
中也俾我絕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珍珍哀也爾尚敬逆
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幾微連
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
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以第
疏王曰至惟
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
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
曰王言而勤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
苗民為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
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等皆聽從我言使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
命令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適以自居曰我當勤

之哉。故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故無有使念我。戒許。故自勤而
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令
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
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
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故等當庶幾。故等當見天命。以奉用我
一人之戒。故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
有德。美雖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故等當慎行。見天命。勿自謂
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
兆之民。家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
王至至命。正義曰。此物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
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
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
考。傳云。今汝至不勤。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
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
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
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
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於
下民。若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
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
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禄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

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
使為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
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
意相逆迎也。汝當庶幾。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
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
譽。必自謂已實有美德。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
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
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
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
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家賴之。王曰。吁
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
反馬作于。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
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
及世輕重所宜乎。度。侍。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
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
囚盜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
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反。註同。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核幸革反

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應應對之應下同

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

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

所在○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以病所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

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罕有

衆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所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衆心惟察

無簡不聽

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

罰百鍰閱實其罪

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

便與罰各相當○辟婢亦反鍰徐戶閱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鍰也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劬重九銖俗儒近是閱音悅賴素黨反涅乃結反

罰惟倍閱實其罪

載鼻曰劬刑倍百爲二百鍰

荆辟疑赦其

罰倍差閱實其罪

則足曰荆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

官辟疑赦

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官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

至重者事之宜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死刑也五刑疑各入

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墨罰之屬千劬罰之屬千荆罰之

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賢遍反

疏

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呼數聲也王數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

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止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發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內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誰訴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富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赦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在今至宜乎。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也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出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

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爲兩敵至若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爲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爲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傳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謂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司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爲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

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
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
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
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
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
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
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
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
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
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
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
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
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
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
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
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
亡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
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
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

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
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
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常刑豈當若是
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
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入必輕之過犯悉
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
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
罪皆死之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
至。正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為可刑或可以為
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因貌更有有所考合復同乃從
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
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
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
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其貌有所
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
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
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
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則
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頤也墨一名
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言刻頤為瘡

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鍍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銖馬融云銖量名當與呂刑鍍同俗儒云銖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鍍稱輕重之名今代東乘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鍍鍍重六兩太半兩鍍銖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鍍二鍍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鍍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鍍為銖如鄭玄之言一鍍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閔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閔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則足至百鍍正義曰釋詁云閔實其罪也李巡云斷足曰則說文云則絕也是則者斷絕之名故則足曰則贖則倍墨刑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兩鍍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鍍也截鼻重於點額相校猶少則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則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官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官是官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

其勢與孫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官刑主為淫者後人彼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則為司官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官刑猶在近代反遂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婦人獨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官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鍍數以倍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鍍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官官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足使成文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折獄不可行○情子念反

推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

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

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所以齊非齊各刑新國用重典刑平國用輕典

有倫理有要善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其罪之輕重

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因有齊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

此辭斷獄此惜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

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惜失為不能也上刑適

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上有可以

二罪俱發則以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

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出

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

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至可行○王義曰罪條雖

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

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

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惜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

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借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

人至權宜○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

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

數與重并數為一罰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

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

者俱是職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

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為輕贖

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重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
為重者此即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
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
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
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
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者
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纂殺
殺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非死

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

非使折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口才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察

辭于差非從惟從

察其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

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當辨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

克之

其刑其所罰其當

獄成而孚輸而孚

而信

當輸信於王謂上其鞫効文辭。上時

其刑上備

有并兩刑

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

疏

正義曰言聖

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

病若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彼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

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使人即不能然也察

四之

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

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

呂

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

正之道其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

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

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

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為士師魯子戒之云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

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

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

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

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

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特宜不預明刑辟

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

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辭。正義

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效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

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

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

鞫斷

獄謂之効謂上其鞠効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為案中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為上。故并亦上。**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之。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儆音景。**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也。助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也。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治直吏反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求畏惟罰非天不之事其報則以聚人見罪。

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天**。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疏**。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勸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也。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與刑事。今天治民命人君為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其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聚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懼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眾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敬之至嚴之。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

百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
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
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
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刑為
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天君為
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循天心也欲循天心
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
已以曲彼捕辭以証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
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
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推
子路爾凡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
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在屈虛者得理則此
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
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
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
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
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冤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
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實也惟最聚近罪
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眾人見罪也眾人見罪者

三刑

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傳當長至罰之
正義曰眾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諸侯等當畏天
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
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
故戒以施教命中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曰天道下
罰罰不中者令使樂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為
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
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
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哲人惟刑無
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
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無窮之善辭名聞於
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音燭
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疏王曰至祥
刑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
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
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

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士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平王錫晉文侯拒鬯圭瓚

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平王馬無平字錫星

歷反馬本作賜拒音巨鬯勅亮反

作文侯之命

篇幽王

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命

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曰奔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曰立

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拒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

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酌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鬯之杓杓下有繫瓚即繫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

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課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

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瑱瑱
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瑱黃流在
中毛傳云玉瑱圭瑱也黃金所以飾流也鄭云黃流拒管
也圭瑱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
瑱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瑱裸尸
大宗執璋瑱亞裸鄭云圭瑱瑱瑱裸器也以圭瑱為柄酌爵
也曰裸然則圭瑱瑱瑱惟柄以圭瑱為異其瑱形則同考工
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瑱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
為龍口也二璋之勺形如圭瑱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瑱亦
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鉅鬯圭瑱則晉文侯於時九命
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鉅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瑱
。傳所以至命焉。止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
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
侯怒乃與西夷大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
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相
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
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王命為侯伯
。止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
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

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王若曰父義和
室者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司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
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誼引彼
列不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昭升
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
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
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王于況反亦
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
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
在位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疏王若
位。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
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
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
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

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推先由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天子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義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令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嗚呼閔予王位是其所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小子嗣造天丕愆

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子

墮杜回反墮于敝反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

家純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其傷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疏。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大戎侵我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其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叙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耆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戎大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

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即我

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

疏

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疏。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大戎侵我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其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叙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耆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戎大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

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

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大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

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父義和汝克紹

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

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

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辟扶亦反

我于艱若汝三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其修矣乃

我所善之○扞疏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

下旦反註同能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

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

文侯之命

待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子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

文德之人汝周之國汝功多其修矣乃能扞我於艱難

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懷其前功以勸勉之

○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

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至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

推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

者以思謂未得更數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

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

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其

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

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勉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為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須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今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出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

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
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
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
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其
修矣言其功修善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大戎立
平王言乃并敵我於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
汝之功我善也王肅云
云如汝之功我善也

師寧爾邦

遺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
汝國內上下。令力呈反

用資爾秬

邕一占

黑黍曰秬以邕草不言圭璜可知占中鑄也當
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邕。齊力代反自音酉又

形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也盧黑也諸侯有
女亮反

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
講德冒射義示子孫。彤徒冬反

馬四匹

馬供武用四匹
日乘侯伯之賜

無常以功大小
為度。供音恭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

荒寧

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
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需自安

之命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
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

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
以及遠。核戶革反治直吏反

疏

王曰至顯德。正義曰
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

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
汝鉅邕之酒一占鑄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形

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汝遠
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

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
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

賜邕。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
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藥鬱金者

之以和鬯酒鄭眾云鬱為草若蘭又有邕人掌其和鬯鄭玄
云邕醴秬為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醴黑黍之米

為酒築鬱金之草黃以和之此傳言醴以邕草似用邕草合
醴不同者終是以邕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

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璜鉅邕一占告于文人知賜和邕者
必以圭璜副焉此不言圭璜明并賜之可知也自中尊也釋

詒文孫炎云樽彝為上罍為下自居中鄭氏曰在罍彝之間
即犧象尊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

六

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牛，彝黃彝則祭時，實也。酒於彝，此用也。未祭則盛於豆，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豆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鉅鬯之賜，當備告宗廟。此傳推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形亦至子孫。正義曰：「形字從丹，茲字從玄，故形亦旅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事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孤、采、衛、甸、男、采、衛、甸、男、采、衛、甸、男。」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賁多曰王。孤往，賁多來。體寡曰夾，更往體來，體若一日。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勞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形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形茲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德知有其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為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為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

文侯之命

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傳父往至相安。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人，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治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徐夷並興。

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作費誓。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魯之頃。費音秘。費誓。費魯東郊。師。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關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也。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使無宣辭欲其靜聽誓。但茲淮夷徐戎並興。今注命。譁戶瓜反。監工御反。但茲淮夷徐戎並興。今注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善教乃甲。鸛縶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遂出之。善教乃甲。胃敵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改甲鎧胃兜鍪施汝楫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穀了彫反敵居表反弔音的。善教乃甲。反整音矛。指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侯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汝乃矢弓。戈矛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疏。公曰至不善。正義。鍛丁乱反。斫力出反。鍊來見反。疏。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言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指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斷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孔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衆。下句。令鎮塞。莊齊必使。

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正義曰
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
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
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我夷者此戎夷
帝王之所屬而統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稱
宣王命召穆公公平淮夷則戎夷之屬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
戎夷者秦始皇遂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十四年
古老尤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
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
正義曰出本云紂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宵兜
鑒也兜鑒首鑑也經典皆言甲宵素出已來始有鑑兜鑒之
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鑑鑒二字皆從金蓋用鐵
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宵爲有善有惡故令綴簡取其善者
鄭云救謂穿徹之謂甲編有斷絕當使綴理穿治之干是猶
也敵乃干必施功於諸但猶無施功之虞惟繫紛於諸故以
爲施功猶紛紛如綴而小繫於諸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敵
九繫也王肅云敵指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平訓
至也無敵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尤善也。傳備故
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

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
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
戈矛礪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
兵器皆使無敵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牯牛

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牛之言 杜乃獲斂乃弄

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獲捕獸機檻當杜

當以土室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牛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
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敵獲華化反徐戶覆反斂徐
乃協反又乃結反弄在性反檻戶減

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牯牛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
獸之獲塞汝陷獸之弄無敢令傷所放牯牛之牛馬牛馬之
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正義曰淫

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
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
舍牯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今其逐草而牧之故謂
此牢閑之牛馬爲牯牛馬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

舍牯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牯為牯牯之牯施牯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獲捕至常刑。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奔獲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獲亦設於穿中但穿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室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發機無敢令傷所破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絞塞也穿穿地為之所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罰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乃越逐不復汝則○逋布吳反佚音逸祗復之我商賚汝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賚汝功賜與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乃越逐不復汝則

有常刑

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

無敢寇攘踰垣

牆

軍人無敢暴劫人踰垣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垣音袁。

竊馬牛誘臣妾

汝則有常刑

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沒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甲戌我惟征

徐戎

誓後甲戌之

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

大刑

皆當儲峙汝糗糧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之軍與之死刑。時直里反爾雅云臭也糗去九

反一音昌紹反

糧晉良精音備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

惟築

摠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時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時甲戌日當築

攻敵壘距堙之屬。楨徐音貞榦工

無敢不供汝則有

無餘刑非殺

時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供音恭。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

大刑

郊遂多積芻麥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



馬牛至

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有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通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通逃也○傳皆當至死刑○正義曰時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時鄭眾云糗熬米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糗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糗之以為粉也糗乾飯也糗糗是行軍之糧皆常儲時汝糗糗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糧儲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傳摠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與今律之軍興者斬○傳摠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

明更有他國之人摠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時具糗糗為道近故也時具糗糗以擬築之用題曰摠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糗糗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糗糗也舍人曰糗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糗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二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眾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時損餘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闕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萊杜預云萊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圖宋

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時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損餘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不敢不供芻糗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類在軍使給廩役反則入於罪隸春稟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春稟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玄云輸於罪隸春人稟人之官也然不供損餘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糗。正義曰鄭云芻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秦穆公伐鄭

三年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也

類反下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註同戶交反塞悉代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反假工下反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群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遺三至伐之。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圖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入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般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日鄭有備矣不

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
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綰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
師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
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
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
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
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
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正
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
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
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
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
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
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四馬隻輪
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
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群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

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
前不順忠臣○樂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
俾必爾**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之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
自新如日月並行過而不復云來雖欲**疏**公曰至云來○
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復扶又反**疏**正義曰穆公自
悔伐鄭召集群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
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詰汝以言中之最要者
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
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
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
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為
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也○傳誓其至稱
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
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
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禍則身樂
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
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為樂對曰
閭何校
書疏二十
江元富

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傳言我至所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負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惟古

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寒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

忌之耳。○為于偽。反下為我謀同。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

疏

惟古至為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

我欲伐鄭之時。群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海前遠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度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番番良

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用之。○

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佗佗壯勇。御不違我。無幾不欲用。

惟截截善諦言俾君子易

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惟察察便巧善為辨。使之言使君子迴心。

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及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誦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作作偏。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

之人易平石反。昧音妹。

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

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仕之。○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介音。

其綯反本亦作伎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

疏 雖則

欲。○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

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乞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遠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
用之自悔往而用勇壯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正義
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伎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
大多有之味味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
斷守善猶然獨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
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伎之人今將仕寬
容善士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
巧之善論辯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伎之言使君子聽之迴
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已
之人以我味味而聞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測也○傳如
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
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
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猶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
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入
將任用之猶者足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太學引此作斷斷
巧荷是巧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
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伎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
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含忍小過寬則得
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

已自之入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

人之有技若已自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

也是人必能容之

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

好呼報反啻失鼓反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

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

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

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

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

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

主有利益哉言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

聖而遠之俾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

上通○冒莫報反惡烏路反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

統一編號：

20018780025

景印
宋本
附釋文尚書註疏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六二二號

版權所有

發行人：秦 孝 儀

編輯者：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華民國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

電話：(〇二)八八一二〇二一

劃撥帳戶：〇〇一二八七四一一

印刷者：大興圖書印製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三和路四段一五一號

電話：

(〇二)九七一九七三九

(〇二)九八三九四三八九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〇殆唐 人之至殆哉 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在反 之入見人之有枝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舍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 〇傳見人至上通 〇正義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入害賢之行也 邦之抗 隍曰由一人 由所任不安言危也 〇抗五骨反 〇隍五結反徐語折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〇國之光榮為民所歸反 〇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 〇邦之至之慶 〇正義曰既用賢則榮自誓政前過之意 〇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抗隍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皆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則榮皆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